

四溟詩話

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四 溟 詩 話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撰 者

謝

榛

發行人

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

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張

王漁洋序

謝榛字茂秦，臨清人，眇一目，喜通輕俠，度新聲。年十六，作樂府商調，臨德間，少年皆歌之。已而折節讀書，刻意爲歌詩，遂以聲律有聞於時。寓居鄆下，趙康王賓禮之。嘉靖間，挾詩卷游長安，脫黎陽盧構於獄。諸公皆多其行誼，爭與交歡。而是時，濟南李于鱗、吳郡王元美、結社燕市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，諸人作五子詩，咸首茂秦，而于鱗次之。已而于鱗名益盛，茂秦與論文，頗相鐫責。于鱗遺書絕交，元美諸人咸右于鱗，交口排茂秦，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。然茂秦游道日廣，秦晉諸藩爭延致之，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。諸人雖惡之，不能窮其所往也。趙康王薨，茂秦歸東海。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，爲刻其全集。當七子結社之始，尙論有唐諸家，茫無適從。茂秦曰：「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，熟讀之以奪神氣，歌咏之以求聲調，玩味之以裒精華，得此三要，則造乎渾淪，不必塑謫僊而畫少陵也。」諸人心師其言，厥後雖爭擯茂秦，其稱詩之指要，實自茂秦發之。茂秦今體工力深厚，句響而字穩。七子五子之流，皆不及也。茂秦詩有兩種，其聲律圓穩，持擇矜慎者，宏正之遺響也；其應酬牽率，排比支綴者，嘉隆之前茅也。余錄嘉隆七子之咏，仍以茂秦爲首，使後之尙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，條分其涇渭。若徐文長之論，徒以諸人倚恃絳冕，凌壓章布爲之呼憤不平，則又非余躋茂秦之本意也。

序

四溟山人。眇一目。稱眇君子。然其論詩。真天人具眼。弇州藝苑卮言所不及也。詩之工。則有目者咸識之。全集中有詩家直說四卷。校訂而授之梓。惜未得善本。補其殘缺。又何敢嫌其繁冗。謬加刪削爲哉。山人之義心俠骨。非徒以風雅見重。奕世猶將興起。而同時有擠而抑之者。交道之難可慨也。王阮亭錄詩以山人冠嘉隆七子。所爲序。亦極意推崇。存之以當山人小傳。若趙王爲之刻集。藩邸諸君。頗多題跋。然文之所傳者少。故不具錄。乾隆甲戌孟夏。繡水石齋胡曾撰。

前明謝四溟先生爲趙藩重客。嘗刊其全集以行世。迄今又二百餘年矣。梨板無存。日就湮沒。良可惜焉。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抄四溟詩話。然非足本。河北觀察使胡韭溪訪求全集。幸而得之。公子石齋汲古既深。闡幽更切。披覽詩話。有契於心。因屬顧君稼梅繕寫發雕。而自爲校訂。不加刪削。則珍惜之意也。計甫草之過鄴。請於當事立碑墓門。是四溟生前知己。既有康王穆王歿世既久。又得甫草石齋爲之表彰。四溟可以無憾。若賈姬之贈。載於亘史。王固愛才。姬亦守節。眇君子之榮。不遠過於七子五子之流也哉。乾隆甲戌清和月海昌沈維材跋。

四溟詩話卷一

明臨清謝 榛茂秦撰

三百篇直寫性情。靡不高古。雖其逸詩。漢人尙不可及。今學之者。務去聲律。以爲高古。殊不知文隨世變。且有六朝唐宋影子。有意於古。而終非古也。

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。格韻高嚴。規模簡古。駸駸乎商周之頌。迨蘇李五言一出。詩體變矣。無復爲漢初樂章。以繼風雅。惜哉。

詩以漢魏並言。魏不逮漢也。建安之作。率多平仄穩帖。此聲律之漸。而後流於六朝。千變萬化。至盛唐極矣。

詩有可解。不可解。不必解。若水月鏡花。勿泥其迹可也。

越裳操止三句。不言白雉。而意自見。所謂大樂必易是也。及班固白雉詩。加之形容。古體變矣。

傅玄豔歌行。全襲陌上桑。但曰。天地正厥位。願君改其圖。蓋欲辭嚴義正。以裨風教。殊不知使君自有婦。羅敷自有夫。已含此意。不失樂府本色。

木蘭詞。後篇不當作。末曰。忠孝兩不渝。千古之名焉可滅。此亦玄之見也。

詩文以氣格爲主。繁簡勿論。或以用字簡約爲古。未達權變。善用助語字。若孔鸞之尾。不可少也。太白深

得此法。予讀文則冀越記。鶴林玉露。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。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爲證。余見略同。作詩繁簡。各有其宜。譬諸衆星麗天。孤霞捧日。無不可觀。若孔雀東南飛。南山有鳥是也。

六朝以來。留連光景之弊。蓋自三百篇比興中來。然抽黃對白。自爲一體。

紫駟馬歌曰。燒火燒野田。野鴨飛上天。此古詞也。折柳行曰。默默施行違。厥罰隨事來。亦古辭也。陌上桑曰。駕虹霓。乘赤雲。登彼九嶷歷玉門。此魏武帝之作也。秋胡行曰。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。此嵇康之作也。董逃行曰。遙望五嶽端。黃金爲闕班麟。此魏人擬作也。古人命題措辭如此。歐陽公曰。小雅雨無正之名。據序所言。與詩絕異。當闕其所疑。

題外命意。善作者得之。不然流於迂遠矣。

揚雄作反騷。廣騷。班彪作悼騷。梁棟亦作悼騷。摯虞作愍騷。應奉作感騷。漢魏以來。作者繽紛。無出屈宋之外。

詩曰。觀閔既多。受侮不少。初無意於對也。十九首云。胡馬依北風。越鳥巢南枝。屬對雖切。亦自古老。六朝惟淵明得之。若芳草何茫茫。白楊亦蕭蕭是也。

凡作近體。誦要好。聽要好。觀要好。講要好。誦之行雲流水。聽之金聲玉振。觀之明霞散綺。講之獨繭抽絲。此詩家四關。使一關未過。則非佳句矣。

詩有造物一句不工。則一篇不純。是造物不完也。造物之妙。悟者得之。譬諸產一嬰兒。形體雖具。不可無

啼聲也。趙王枕易曰：全篇工致而不流動，則神氣索然，亦造物不完也。

古采蓮曲，隴頭流水歌，皆不協聲韻，而有清廟遺意。作詩不可用難字，若柳子厚奉寄張使君八十韻之作，篇長韻險，逞其問學故爾。

唐律女工也。六朝隋唐之表，亦女工也。此體自不可少。

魏武帝善哉行七解，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，全用古人事實，不可泥於詩法論之。作詩雖貴古淡，而富麗不可無，譬如松篁之於桃李，布帛之於錦繡也。

詩至三謝，迺有唐調。香山九老，迺有宋調。胡元諸公，頗有唐調。國朝何大復、李空同、憲章子美，翕然成風。吾不知百年後，又何如爾。

杜子美詩：日出籬東水，雲生舍北泥。竹高鳴翡翠，沙僻舞鸕鷀。此一句一意，摘一句亦成詩也。蓋嘉運詩：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此一篇一意，摘一句不成詩矣。

用事多，則流於議論。子美雖爲詩史，氣格自高。

世說新語：謝公問諸子弟：毛詩何句最佳？玄曰：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聖經若論佳句，譬諸九天而較其高也。嚴滄浪曰：漢魏古詩，氣象渾厚，難以句摘。況三百篇乎？滄浪知詩矣。

陶潛不仕宋，所著詩文，但書甲子。韓偓不仕梁，所著詩文，亦書甲子。偓節行似潛，而詩綺靡，蓋所養不及爾。薛西原曰：立節行易，養性情難。

輟耕錄曰。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。艱深奇澀。人莫能誦。宋王晟劉忱爲之註釋。趙仁舉爲之句讀。誠可怪也。韓退之作宗師墓誌銘曰。文從字順。各識職。蓋譏之也。退之城南聯句。意深語晦。相去幾何。

古詩之韻。如三百篇協用者。西北有高樓。上與浮雲齊。是也。如洪武韻互用者。灼灼園中葵。朝露待日晞。是也。如沈韻拘用者。有鳥西南飛。熠熠似蒼鷹。是也。漢人用韻參差。沈約類譜始爲嚴整。早發定山。尙用山先二韻。及唐以詩取士。遂爲定式。後世因之。不復古矣。楊誠齋曰。今之禮部韻。乃是限制士子成文。不許出韻。因難以見工爾。至於吟咏性情。當以國風離騷爲法。又奚禮部韻之拘哉。鄒國忠曰。不用沈韻。豈得謂之唐詩。古詩自有所叶。如靡室靡家。玁狁之故。曹大家字本此。

詩宜擇韻。若秋舟平易之類。作家自然出奇。若昨甌粗俗之類。諷誦而無音響。若鏐搜艱險之類。意在使人難押。

鶴林玉露曰。詩惟拙句最難。至於拙。則渾然天成。工巧不足言矣。若子美雷聲忽送千峯雨。花氣渾如百和香之類。語平意奇。何以言拙。劉禹錫望夫石詩。望來已是幾千載。只是當年初望時。陳后山謂辭拙意工是也。

餘師錄曰。文不可無者有四。曰體。曰志。曰氣。曰韻。作詩亦然。體貴正大。志貴高遠。氣貴雄渾。韻貴雋永。四者之本。非養無以發其真。非悟無以入其妙。

塵史曰。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。柏梁篇祖之。劉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。爲七言之始。合兩句爲一。誤。

矣。大雅曰：維昔之富不如時。頌曰：學有緝熙於光明。此爲七言之始，亦非也。蓋始於擊壤歌。帝力於我何有哉？雅頌之後，有南山歌、子產歌、採葛婦歌、易水歌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。及大招百句、小招七十句，七言已盛於楚，但以參差語間之，而觀者弗詳焉。

賈誼惜誓賦曰：惜予年老而日衰兮，歲忽忽而不返。黃鵠神龍猶如此兮，況賢者之逢亂世哉？誼年三十而曰衰老，遭際漢文，而曰亂世，氣短量狹如此。漢史誼傳：獨載弔屈原、鵬鳥二賦，而無此篇。洪興祖以爲襲異奇偉，非誼莫能及，而并錄傳中，豈興祖誤耶？

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曰：聖心眷佳節，揚鑾戾行宮。謝靈運曰：良辰感聖心，雲旗興暮節。是時晉帝尙存，二公世臣，媚裕若此。靈運又曰：韓亡子房奮，秦帝魯連耻。何前倭而後忠也？

漢書曰：不歌而誦謂之賦。若子虛上林，可誦不可歌也。然亦有可歌者。若長門賦曰：夫何一佳人兮，步逍遙以自虞。魂踰佚而不返兮，形枯槁而獨居。悼李夫人賦曰：美連娟以脩嫵兮，命樛絕而不長。飾新宮以延佇兮，泯不歸乎故鄉。二賦情詞悲壯，韻調鏗鏘，與歌詩何異？

謝靈運擬魏文帝芙蓉池之作，過於體貼。宴賢之際，何乃自陳德業哉？

江淹擬鮑琨用韻整齊，造語沉着，不如越石吐心肺。

作詩譬諸用兵，慎敵則勝，命題雖易，不可率然下筆。至於渾化，無施不可。

霏雪錄曰：唐詩如貴介公子，舉止風流；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，盛服揖賓，辭容鄙俗，殊不知老農亦有名。

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。林逋曰：茂陵他日求遺稿，猶喜曾無封禪書。此乃反唐人之意。竇庠曰：漢家若欲論封禪，須及相如未病時。

章蘇州曰：窗裏人將老，門前樹已秋。白樂天曰：樹初黃葉日，人欲白頭時。司空曙曰：雨中黃葉樹，燈下白頭人。三詩同一機杼。司空爲優，善狀目前之景，無限淒感，見乎言表。

魏武帝短歌行，全用鹿鳴四句，不如蘇武、鹿鳴思野草，可以喻佳賓，點化爲妙。沉吟至今，可接明明如月，何必小雅哉？蓋以養賢自任，而牢籠天下也。真西山不取此篇當矣。及觀藝文類聚所載魏武帝短歌行曰：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明明如月，何時可掇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，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歐陽詢去其半，尤爲簡當，意貫而語足也。

劉才甫曰：魏武短歌行，意多不貫，當作七解可也。

黃山谷曰：彼喜穿鑿者，棄其大旨，取其發興，於所遇林泉人物、草木魚蟲，以爲物物皆有所託，如世間商度隱語，則詩委地矣。予所謂可解、不可解、不必解，與此意同。

七言絕句，盛唐諸公用韻最嚴。大歷以下，稍有旁出者。作者當以盛唐爲法。盛唐人突然而起，以韻爲主，意到辭工，不假雕飾，或命意得句，以韻發端，渾成無迹。此所以爲盛唐也。宋人專重轉合，刻意精鍊，或難於起句，借用傍韻，牽強成章，此所以爲宋也。

七言絕律起句借韻謂之孤雁出羣。宋人多有之。寧用仄字勿借平字。若子美先帝貴妃俱寂寞。諸葛大名垂宇宙是也。

山房隨筆四禽言。予錄其一曰。鶉鴝。鶉鴝。鶉鴝。帳房遍野相喧呼。阿姊含羞對阿妹。大嫂揮涕看小姑。一家不幸俱被擄。猶幸同處爲妻孥。願言相憐莫相妬。這箇不是親丈夫。此作可悲。讀者尙不堪。況遭其時乎。

晉傅咸集七經語爲詩。北齊劉晝緝綴一賦。名爲六合。魏收曰。賦名六合。其愚已甚。及觀其賦。又愚於名。後之集句肇於此。

唐人集句。謂之四體。宋王介甫。石曼卿喜爲之。大率逞其博記云爾。不更一字。以取其便。務搜一句。以補其闕。一篇之作。十倍之工。久則動襲古人。殆無新語。黃山谷所謂正堪一笑也。

玉海曰。胡笳十八拍。四卷。漢蔡琰撰。幽憤成此曲。以入琴中。唐劉商。宋王安石。李元白。各以集句效琰。好奇甚矣。

漢武帝柏梁臺成。詔羣臣能爲七言者。乃得與坐。有曰。總領天下誠難治。有曰。和撫四夷不易哉。有曰。三輔盜賊天下危。有曰。盜阻南山爲民災。有曰。外家公主不可治。是時君臣宴樂。相爲警誡。猶有三代之風。後世以詩諷諫。而獲罪者可勝嘆哉。

漢高帝大風歌曰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後乃殺戮功臣。魏武帝對酒歌曰。老耄皆得以壽終。恩澤廣及草

木昆蟲坑流民四十餘萬。魏文帝猛虎行曰：與君結新婚，託配於二儀。甄后被讒而死。張華勵志詩曰：甘心恬澹，栖志浮雲，竟以貪位被殺。郭璞遊仙詩曰：長揖當塗人，去作山林客。亦爲王敦所殺。隋煬帝景陽井銘曰：前車已覆，後乘將沒。淫亂尤甚於陳。唐玄宗過寧王宅詩曰：復尋爲善樂。方驗保山河。天寶荒政，宗廟播遷。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：揆予秉孤直，虛薄忝文昌。日懷奸儉，蠱害朝政。盧仝送伯齡詩曰：努力事干謁，我心終不平。後與王涯之禍。高駢寫懷詩曰：卻恨韓彭興漢室，功成不向五湖遊。節度淮南，驕橫被誅。予筆此數事，以爲行不顧言之誠。

自我作古，不求根據，過於生澀，則爲杜撰矣。
以下闕

束皙補亡詩，對偶精切，辭語流麗，不脫六朝氣習。

嚴滄浪曰：木蘭歌，朔氣傳金柝，寒光照鐵衣，酷似太白，非漢魏人語。左舜齊曰：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，乃唐人無疑。魏太武時，柔然已號可汗，非始於唐也。通篇較之太白，殊不相類。

韋孟詩，雅之變也。昭君歌，風之變也。三百篇後，二作得體。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。

馬柳泉賣子嘆曰。貧家有子。貧亦嬌。骨肉恩重。那能拋。饑寒生死不相保。割腸賣兒爲奴曹。此時一別何時見。遍撫兒身舐兒面。有命豐年來贖兒。無命九泉抱長怨。囑兒切莫憂爺孃。憂思成病誰汝將。抱頭頓足哭聲絕。悲風颯颯天茫茫。此作一讀則改容。再讀則下淚。三讀則斷腸矣。

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。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。蘭有秀兮菊有芳。懷佳人兮不能忘。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。思公子兮未敢言。漢武讀書。故有沿襲。漢高不讀書。多出己意。

李師中送唐介。錯綜寒山兩韻。謂之進退格。李賀已有此體。殆不可法。

范德機曰。詩當取材於漢魏。而音律以唐爲宗。此近體之法。古詩不泥音律。而調自高也。

國寶新編曰。唐風旣成。詩自爲格。不與雅頌同趣。漢魏變於雅頌。唐體沿於國風。雅言多盡。風辭則微。今以雅文爲詩。未嘗不流於宋也。此王欽佩但爲律詩而言。非古體之法也。

五言詩皆用實字者。如釋齊己山寺鐘樓月。江城鼓角風。此聯儘合聲律。要含虛活意乃佳。詩中亦有三昧。何獨不悟此邪。予亦效顰曰。漁樵秋草路。雞犬夕陽村。

左太冲魏都賦曰。八極可圍於寸眸。予美乾坤萬里眼之句。意本於此。若曰眸。則不佳。

陸機文賦曰。詩緣情而綺靡。賦體物而瀏亮。夫綺靡重六朝之弊。瀏亮非兩漢之體。徐昌穀曰。詩緣情而綺靡。則陸生之所知。固魏詩之查穢耳。

高仲武謂李鬱菊詩曰。受氣何曾異。開花獨自遲。哀而不傷。深得風人之旨。末曰。忍棄東籬下。看隨秋草

衰不如過時而不采。將隨秋草萎。溫厚有氣。

李頎貽張旭詩曰。左手持蟹螯。右手執丹經。此用畢卓語。既持蟹螯。又執丹經。豈命人舉杯耶。蓋偶然寫興。以害意爾。賈島望山詩曰。長安百萬家。家家張屏新。誰家最好山。我願爲其鄰。然好山非近一家。何必擇鄰哉。此亦寫興害意。與頎同病也。

唐人歌詩。如唱曲子。可以協絲簧。諧音節。晚唐格卑。聲調猶在。及宋柳耆卿。周美成輩出。能爲一代新聲。詩與詞爲二物。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。

蓋嘉運所製樂府曰。胡渭州。雙帶子。蓋羅縑。水鼓子。此皆絕句。述邊戍行旅之懷。與題全無干涉。或被之管絃。調法不同。今之詞名類此。前論燒火燒野田諸作。恐亦此意邪。

律詩重在對偶。妙在虛實。子美多用實字。高適多用虛字。惟虛字極難。不善學者失之。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。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。趙子昂所謂兩聯宜實是也。

子美和裴迪早梅相憶之作。兩聯用二十二虛字。句法老健。意味深長。非巨筆不能到。

韋應物曰。江漢曾爲客。相逢每醉還。浮雲一別後。流水十年間。歡笑情如舊。蕭疎鬢已斑。何由不歸去。淮上有秋山。此篇多用虛字。辭達有味。

李西涯曰。詩用實字易。用虛字難。盛唐人善用虛字。開合呼應。悠揚委曲。皆在於此。用之不善。則柔弱緩散。不復可振。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。若萬古乾坤。此江水。百年風日。幾重陽。是也。西涯虛實以字言。

之子昂虛實以句言之。二公所論不同如此。

景多則堆垛。情多則闌弱。大家無此失矣。八句皆景者。子美棘樹寒雲色是也。八句皆情者。子美死去憑誰報是也。

詩法曰。事文類聚不可用。蓋宋事多也。後引蘇黃之詩以爲式。教以養生之訣。繼以致病之物可乎。

嚴滄浪曰。學其上僅得其中。學其中斯爲下矣。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。李洞曹松學賈島。唐彥謙學溫庭筠。盧延讓學薛能。趙履常學黃山谷。予筆之以爲學者誡。

蘇子卿曰。明月照高樓。想見餘光輝。子美曰。落月滿屋梁。猶疑照顏色。庾信曰。落花與芝蓋齊飛。楊柳共春旗一色。王勃曰。落霞與孤鶩齊飛。秋水共長天一色。梁簡文曰。溼花枝覺重。宿鳥羽飛遲。章蘇州曰。漠漠帆來重。冥冥鳥去遲。三者雖有所祖。然青愈於藍矣。

秦嘉妻徐淑曰。身非形影。何得動而輒俱。體非比目。何得同而不離。陽方曰。惟願長無別。合形作一身。略賓王曰。與君相向轉相親。與君相栖共一身。張籍曰。我今與子非一身。安得死生不相棄。何仲默曰。與君非一身。安得不離別。數語同出一律。仲默尤爲簡妙。

金鉞詩格曰。內意欲盡其理。外意欲盡其象。內外涵蓄。方入詩格。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。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。此固上乘之論。殆非盛唐之法。且如賈至。王維。岑參。諸聯皆非內意。謂之不入詩格。可乎。然格高氣暢。自是盛唐家數。太白曰。剗卻君山好。平鋪湘水流。巴陵無限酒。醉殺洞庭秋。迄今膾炙人口。

謂有含蓄則鑒矣。

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。有實用而害於詩者。有虛用而無害於詩者。此詩之權衡也。

予與李元博秋日郊行。荆榛夾徑。草蟲之聲不絕。元博曰。凡秋夜賦詩。多用蛩螢。而晝則弗用何哉。予曰。此實用而害於詩。所謂蠶子。在額則醜是也。

賈休曰。庭花濛濛水泠泠。小兒啼索樹上鶯。景實而無趣。太白曰。燕山雪花大如席。片片吹落軒轅臺。景虛而有味。

謝惠連屯雲蔽層嶺。驚風涌飛流。一篇句法雷同。殊無變化。

江淹擬顏延年辭。致典縛得應制之體。但不變句法。大家或不拘此。

詩有辭前意。辭後意。唐人兼之。婉而有味。渾而無迹。宋人必先命意。涉於理路。殊無思致。及讀世說。文生於情。情生於文。王武子先得之矣。

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。李白斗酒百篇。豈先立許多意思。而後措詞哉。蓋意隨筆生。不假布置。

唐人或漫然成詩。自有含蓄託諷。此爲辭前意。讀者謂之有激而作。殊非作者意也。

左舜齊曰。一句一意。意絕而氣貫。此絕句之法。一句一意。不工亦下也。兩句一意。工亦上也。以工爲主。勿以句論。趙韓所選唐人絕句。後兩句皆一意。舜齊之說。本於楊仲宏。

唐人詩法六格。宋人廣爲十三。曰一字血脉。二字貫串。三字棟梁。數字連序。中斷。鉤鎖連環。順流直下。單